“先生，您的…心理医生？来了。“穿着破烂军装的人略带疑惑的敲了敲门，告诉门内的人，一个奇怪的家伙来了。

“心里医生？我可不记得我有预约过。”门内的人报以爽朗的笑声，“让他进来吧，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伴随着门的开启，杵着拐杖的身影渐渐浮现，略低着头，流出干瘪的笑声，一边摘下头上的帽子，一边咳嗽，“早安，我的病人。”抬起头，嘴角带着笑意，深黑色的瞳孔中倒影这门内的先生。

“就是我的破壁人吗？”先生不怀好意的挑衅道，摘下眼镜，双手抱胸的回应眼前的挑衅。

没有领会到意思的卫兵下意识的戒备了起来，下意识的摸向了自己的配枪，目击到卫兵的动作，先生先是一愣，随即解释道，“没事了，同志。让我和我的心理医生单独聊聊。”。

略略偏头的“心理医生”看着卫兵迟疑的退出房间并关上门后，松了口气，“要见你一面真难。”,完便随意的拿着手里的帽子开始扇风，接着便开始审视着房间的内部环境。“太暗了，不过很适合你这种内心阴暗的人。”随意的吐槽着房间主人的品味。

“我哪里内心阴暗了？别血口喷人好吗？我好歹也是当年的祖安文曲星。”瞬间收起前一秒的严肃，瘫倒在自己的椅子上，反驳对方错误的发言，“没有证据的发言就是瞎扯。”

“你还需要什么证据？”“心理医生”勾起嘴角的笑容，半倚靠着自己的拐杖，“比如说你的来历。有没有想解释下的想法啊？还有我建议你给我个椅子！”。改变自己的站姿后，他不满的拿着自己的拐杖敲着眼前的桌子。

“我和你一样，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我比你大几岁而已。”从瘫倒变为了正坐，突然的转变，甚至有些戒备眼前的人，“难道你想重温我们的回忆？”说罢，猥琐的笑了起来。

自己寻觅半天终于拉来了一堆书的“心理医生”坐上去，毫不在意地回道，“我印象中，你是没有冬眠的吧。”把拐杖当剑一样杵在地面上，正坐直视着眼前的人，“不用狡辩了，我的冬眠条件是每50年苏醒一次，而我每次查询你们的名字时，你均不在列，最近两次的苏醒，我甚至没有查到你的户籍信息，因为死亡注销了。”冷笑一声，继续补充道，“后来你又在仿生人崛起后，以人类外交官的形象多次出席重要社交场合，为两国和平斡旋，促使两方力量对等。”。

“这个……”看着对方意图辩解，”心理医生“毫不犹豫地追击到，”你先解释下为什么你可以有超过200年的寿命的吧。何必去挑战医学极限呢？“他的眼神突然真诚得像个孩子，让人忍不住想抽他。

看着眼前笃定的老者，先生默默的叹气，“也许科技的进步就是我最大的败笔吧。说吧，你到底想干嘛？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可不觉得你今天只是来兴师问罪的。”

这种带着默认性质的辩解为阴冷的房间带来了尴尬的沉默，“果然吗？”“心理医生轻声笑着，发现秘辛的他，仿佛突然间卸下来肩上的重担。抬头透过窗户，看见巨大的轮盘还在，摇了摇头。“时间还早对吧。给我讲讲故事怎么样？就讲人与人类的故事。”他苍老的脸庞终于露出了小屁孩的笑容，看着这鹤发的老人，先生略微失神，仿佛看见三个小孩为了一段不曾存在与文字中的历史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光。

先生的戒备消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和惬意，“嗯，真是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呢，那这次从哪里讲起呢？神话之外的往事吗。”他摩挲着自己手上的掌纹，仿佛在细数自己经历的时光，“真是漫长的往事呢，也许那里连时间都没有吧……

当一个文明足够久远时，也许就会忘记文明为什么会发展吧，更何况这样的文明存在于没有天敌的情况下，谁又能记得清楚时间呢？

当孩子们一出生，他们就被最细心的机械女仆所照料，说起来，他们真的有父母吗？

人们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物资短缺，他们的出生一直到死亡都是由中控电脑严格规划好的，资源永远足够。而人，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吧，有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说着要反抗，要反对压迫。可是这样的世界哪里有压迫呢？反对什么，反抗什么？在这个连老师都没有的时代谁能来教导那些年轻人？

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街上乱逛，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一切都生趣盎然，为什么要反抗呢？他们思考着，却越来越苦闷。随着时间的推移，聚会的成员越来越少。看着成员的流失，年轻人的领袖知道不能再做等待了，他将矛头都指向了照料他们的仿生人，是仿生人的存在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乐趣。这群年轻人走上街头，劈砍遇见的每一位仿生人，看似无理取闹的做法去得到了大量的效仿。人们走上街头，对曾经与自己生活的仿生人痛下杀手。受制于“三定律”的仿生人们无力反抗，只能求助于私有财产法案和公共安全法，最终这场暴动得以平息是依赖着那位许就都没有出现过的博士。

掌管着中控电脑的他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掌握着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权。他最终决定以故意伤人罪起诉那些冒进的年轻人。他向法庭陈述，向民众呼吁，控诉着眼前的被告人，他们，伤害了他的家人。毫不意外，这位掌握着中控电脑的人胜诉了，而民众终觉是不接受的，他们反对这样不公正的裁决，这对人类不公平。迫于舆论压力，死刑的改判似乎合理，但是却轻松的如此诡异。

“你们猜猜这件事他们多久会忘记？”博士戏谑的望着桌对面的年轻人，“现在如火焰燎原般的仇恨，几天会消退呢？”把玩着手中的钢笔，继续挑衅着年轻人。

“我猜，只需要5天就够了。”他继续说着，丝毫没有理会年轻人的想法，“也许你们的反抗更本不如一名明星的绯闻呢。”停下手中的钢笔，苍老的脸上突然流露出少年般奇异的笑容，“我们来打个赌如何？”

如果你们赢了，我不再追究；

如果你们输了，我想玩一个游戏；

然而事实不出他所料，一群热血的反抗者根本不如戏子更有吸引力。他们的消息很快被湮没在了数据的海洋里。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正事了。”今天的博士异常的严肃，领着这群愿赌服输的人向前走去，“这是一场游戏，但绝不仅仅是游戏，我需要你们，为这个一潭死水的世界带来无穷的可能性。”

年轻人们只是闷头闷脑的走去，他们只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一场真实的游戏，并没有想到，这场游戏将改变这个文明的走向。

博士打开面前紧锁的大门，随着光照，里面宛如一个个棺材的仪器露出真容，“这里，就是你们游玩的场所，现在我再次强调，再这场游戏中我无法保证你们能成功苏醒，我只能保证你们的肉体还存在生命力，所以，这是你们最后一次选择，20年的牢狱之灾和做社会志愿者还是参与这场游戏。因为在你们之前就有陆续无法苏醒的案例存在，并且，不是偶发现象，甚至说超过了大多数手术的死亡率，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希望你们能郑重的对待生命，不论是什么生命。现在，请好好考虑吧。“

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沉默，开始有人退出，有时间限制的牢狱之灾总好过不知道会不会一睡不醒的诡异游戏吧。看着人们三三两两的散去，博士叹了口气。

“还好人不多，不然又得去找他们要设备了。”博士仿佛还对“他们”有些后怕，“首先，很感谢大家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的技术，愿意参加这种没有保障的测试。而为什么会挑选你们，这也很简单，因为你们不满足与现状。要知道，每一批测试人员都或多或少参与了暴动。”他微微勾起嘴角，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来，这样的行为越来越少见了，也许，未来都不会再有了吧，“我知道你们参与了暴动，我也明白你们对仿生人很不满，我都理解，但是我需要的不是对他们种族的歧视，我需要的是各位对这样不需要人类的现状感到不满！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让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这就是我找你们的目的。当一切都仿佛死水一潭时，当一切沦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时，我们应该站出来，去寻找新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选择希望！”博士站在那里，自顾自的开始讲话。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年轻人哪里会理会老年人的自我感动，不耐烦的质问着老头。

只见博士愣了一下，然后有些激动的，“我也想去啊，我早就想玩了！谁他妈不想玩！要不是不准，我™早去了！谁愿意守着这个破电脑啊！“突然暴躁的老头子吓到了面前的一帮青年人，不过显然眼前的老年人逃不过帅不过5秒定律，开始了剧烈的咳嗽。

伴随着金属摩擦地板的声音，原本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愤怒的鞋子在与地面互相撞击，“我建议你最好尊重你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整天考虑着怎么混进志愿者队伍里去玩游戏。在目前看来，你的身体也无法承受这样的行为。”难以听出感情的波动，白发的少女拿着药瓶和不知什么作用的测量仪器无视众人的目光缓步走向博士，“你的心率和血压报警了，这次不用我追着让你吃药吧？”

察觉到少女的杀意，博士只能尴尬的笑笑，然后默默立正，“等我讲完再吃行不？”不负暴躁老头的形象，开始拼命讨好眼前的少女，“零姐，我保证。当着所有人的面。”谄媚的笑容布满了苍老的面庞。

“不行，现在，不然下周就别想我帮你骗罗曼医生你完成了锻炼任务了。”，一时间年轻人们看着眼前的场景陷入了迷茫，而白发少女拖着猩红的眼眸扫视一圈后无声的咧嘴笑了起来，看样子并没有解释的打算。博士爽快的选择了妥协，诡异的沉默开始蔓延了起来。

看见博士老实吃药，配合治疗，少女没有继续皱眉，待一切结束后，收拾好仪器，转身离开，“别乱来。”依旧是淡漠的语气，“我可就一个弟弟。”

听着这样的发言，博士脸上的微笑僵硬了一下，“咳，我们说到哪了？继续啊。”，僵硬的话题转换，“如大家所见，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行，再在他们面前作死，估计我就得被他们24小时看护了，不对，你们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吧，嗯，那就是终身看护。好了，我们继续先前的话题，我想大家其实很不满这样的现状，人类是充满创造力的存在，不是被保护，被照顾的存在，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星辰大海。但是人类的社会至今已经太过庞杂，难以掉头，也没有试错的机会，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游戏，将一个原子转化为一个宇宙，抽出各位的灵魂，嗯，也许意识更准确？去游玩。你们将看见一个全新的宇宙，由你们来塑造，而这一切游玩记录将会实时同步到数据库中，而这些数据经过解析后，我们会得出最优解，这就是人类的未来……”

引导着每一位玩家进入舱内，看着所有舱门关闭后，博士接通联系与网络，做出了最后的提醒，“这是一个带有控制台的游戏哦。呼出指令，table。最后的提醒，这虽然是游戏，但可不是闹着玩的。”

“谢谢你们来玩我的游戏。”将一切交代完后，博士，默默的坐在椅子上，叹息着，“我们选择希望……”

……

“真是一个好故事啊，“心理医生悠闲地拍打着衣服上的灰尘，”你就是那个带头搞事的？来历久远！大佬，不愧是你！“戏谑的嘲弄这眼前的先生，”那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呢？玩家（player）还是造物主？“死死的盯着眼前的这位来自”真实“的人，宛如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

“那你，还是等着我把故事讲完，怎么样？这样你就有大把的时间为我思考名字了。“也许心理医生的回答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神话时代的故事吧。“

这段历史，本应该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之中，我早已埋葬了他们，也埋葬了曾经的我……

哪个少年不中二呢？

在最初始世界里，我创造了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人们挥舞着剑，释放着魔法，与魔兽战斗，那是我在小说里看到的世界，我是勇者，代表着光明驱散黑暗。

一次又一次，我终于玩够了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然后创造了神明，不过这一次，我不再是主角，我想创造的是神明与人类共存的世界。

这次我挑选了一个绝佳的舞台，也就是被称为地球的存在。

我创造了第一批智慧生物，和我一样，是灵长类的生物。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精心设计的，俊美的外表，超人的智慧，没有上限的体力和柔韧度，也就是人们称呼为神的存在。我利用了控制台，聚集了所有的初代神明，赋予他们各自的权能，赏赐封地，然后告诫他们去爱护人类。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造物。

神与人的生活在一开始是融洽的，人们与神共存，神交给人火，电，光，水。让他们度过黑暗，得以生存。而我混迹于人类中，教导他们知识，授予文明的概念。也许是我的失误吧，文明的概念，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和科技的进步，也激活了人们与生俱来的野心与贪婪。他们开始贪慕神的力量。

他们谋划了弑神的想法，而最后，他们成功了。欺骗了神明，并杀害神明，最终被施以诅咒，逐出这个人神共存的世界。从此开始，人只能在回忆中怀念神明，不得直视神，不得重返伊甸。

谁被谋害了吗？火神，那个授予人类火焰，教授他们烹饪，为他们驱赶野兽的神明，至死他都深爱着人类。违背众神的规则，私自授予火焰驱散寒冷的神，被钉死在神山作为惩罚不曾悔改的神。他曾大声疾呼，讽刺着众神，“我怜悯人类，自己却得不到怜悯！我在这里受惩罚，没有谁怜悯，这景象，真叫父神丢脸啊!“。而最终，他死在了他深爱的人类手中，众神皆传，”不得怜悯人类！“。

于此之后，人类没有了众神的青睐，他们开始慌乱，开始迷茫，开始在有限的资源里修建神庙，向神供奉，祭祀，而不得回应，不得谅解。

为了不让人类灭绝，我告诉他们更多的科技，授予知识，帮助他们度过难熬的寒冬与黑夜。他们很快就拥有了超出时代的科技，而我，被他们遵奉为机械与蒸汽之神。我不能以神的身份活着，所以那个“机械与蒸汽之神“在暮年死去了，他留下的手稿，像宝藏一样流落各地。宗教的力量使人发狂，我的手稿本意是告诉他们科技的发展方向，只是，真的太可惜了。他们争抢手稿，因为手稿的科技会带来财富与地位，最终，他们爆发了内战。最新的科技不再服务于生活，而是最强的武器，超强的杀伤力，难以击穿的装甲，人类本身无法企及的机动性。这就是人类的本质之一，争斗。

我以父神的身份回到伊甸，告诉诸神，人类需要惩罚。最终，冰神希瓦向人类降下了一场寒霜，一场持续不停的寒冷，冰云将太阳遮蔽，人类最后的自然暖源消失。这是诸神的复仇，也是人类应有的警示。

战争最终被迫中止，武器被抛弃，像曾经在黑夜中摸黑过活的祖先一样，再次向众神请愿寒冷的离去，以及，归还太阳。他们放弃了科技，转而投向愚昧和宗教。

这样，神，是不会宽恕的。

当我再次回到人类中时，我带领他们兴建能量塔，回收武器，重新熔铁修建管道，男人们负责修建供暖管道，女人们在能量塔周围种植作物，孩子们去收集能用以燃烧的煤炭，木柴。终于，冰神平息了她的愤怒，我们度过了最难熬的寒冷。而人们，将矛头指向了我，他们质问我这一切值得吗？不分时间的工作值得吗？在寒冷的环境中让孩子做工值得吗？他们有太多的愤怒，有太多的不满，他们斥责我是暴君，我在独裁。最终，我被杀死，扔进锅炉中，作为度过寒冬的一根柴……

“值得吗？“心理医生笑了笑，”这一切值得吗？“

先生慵懒的伸了懒腰，“你说值得吗？这倒是个好问题呢。曾经，我也是辩解过的嘛。”他笑了笑，继续说着。

人们把我拖上高台，因为我的刑罚需要示众，因为我是独裁者，是暴君。

因为，人类，不感谢执剑人。

在风雪里，我支撑着站了起来，不论是进场还是退场，都要有自己最后的尊严，这本应是一场罪人对自己的忏悔，而现在，我昂起头来，直视他们，用嘶哑的声音喊着：

我让你们连夜加班，你们不高兴，因为只有我知道储备的煤炭只够烧两个小时，而夜还很长；我让孩子们做工，是为了能让他们的家长出去拯救更多的人；我让你们互相监督，是因为城市需要秩序，我不希望让你们活在虚伪的信仰中，因为在寒潮来临之前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手，你们说我洗脑，说我用谎言来填充你们的大脑，但我仍然在暴风雪来临前给每个家庭都分发了储备木柴，在零下一百五十度的寒潮中我将能量塔过载到了极限，为的就是在这死亡的浪潮中留住你们的生命；我没有武力逼供，没有搞独裁，所谓的洗脑不是谎言，我真正的带你们撑过了暴风雪，我给你们的希望是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这一切，值得！

所有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人类的延续拿生命堵上寒风的缺口。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牺牲的普通人的尸骨上，才得以向远方希望的微光稍作窥视。你问我一切是否值得？只要人还活着，大白馒头会有的，温热的洗澡水会有的，科学，艺术，文明都会有的。只有死去的人们才有资格问是否值得，活着的人只有接续奋斗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是为了不让前人的牺牲白费，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比起虚无缥缈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竭尽全力的嘶吼着，因为我认为这一切，值得。但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了，重心不稳的我重重的跌落在雪地上，他们一拥而上。当我清醒时，我已经被扔进锅炉中了。我曾经也思考过，这一切值得吗？但是，直至今日，他给我提出的难题，才让我明白，这一切都值得。

在后续的时间中，我心灰意冷的呆在伊甸里，在每隔一段时间变为人类带来一次大灾害，而有了我的经验之后，他们都能成功的度过，只不过，每次带领他们度过灾难的人，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当然，如果这个人在灾难消失之前就离世，人们就会歌功颂德。

我最后悔的事，也就在这之后。人类的历史太短，掌握的科技却太多，就像一个婴儿获得了与他能力和心智不匹配的力量，这本来就是一场灾祸，因为他们缺乏对技术的敬畏。就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人类获得了终结历史的力量。而文明不断代本来就是一种隐患或者说是神的仁慈，弑神的念头再次出现，而这样思维的短短不到一百年，神与人的战争就此爆发。

我可以观测这世界上的一切，却唯独无法观测人心。

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期死伤惨重，而后，随着我解放了他们的神性，局势开始一边倒了起来，神的权能太多了，这不是目前的科技可以抗衡的。所以，在多次的惨败后，人类又开始了对神明的祭祀。他们虔诚的跪拜，供奉，与先前的狂热与不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神，宽恕了他们。虔诚的祷告让神宽恕了他们，神在未曾见过的科技的诱惑下，走出了伊甸。

“这就是我年轻的失误啊，”先生唏嘘不已，“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谋杀，我以为这是神与人交融的一次契机，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而一切的崩坏，才从那里开始。”

随着和平一代的逝去，他们的下一代又开始贪婪的艳羡着众神的权柄与永生，于是一场又一场有预谋的杀戮或者说战争开始了。

神明被掀下神座，人类肆意屠杀神的眷族与神灵，而这样的行为，只不过是引发了一场有一场无人束缚的自然之力。当海神倒下时，海洋侵蚀大地；当火神倒下时，火焰吞噬城镇……

当最后一位神明倒下时，自然再也没有束缚，她的力量肆意宣泄，文明的脆弱不过如此，冰霜，烈焰，狂风，海啸，雷暴……当一切来临时，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这就是神话时代的故事，他们的记录本来就只应该消失不见，”，先生沉默着。

“所以，这就是大陆被分割的原因？自然灾害？“，心理医生倒是不以为意，他更在乎的是真实与否，”很有意思啊，我们流传至今的神话，正是神与人的历史。难道上个文明还有遗留者？“他忽然意识到一个被毁灭的文明将如何传递自己？

“呵呵，这其实也就不算是上一个文明的事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了。“先生无奈的摇了摇头。

只有少量的神眷者存活，那些人类的后裔，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女性和孩子存活，不过也就是他们将历史留存下来。

他们尝试了灾难之后还有的少数科技，发现，无论是是什么都无法满足要求，用现在的话说，u盘和硬盘，大概在五千年左右，特殊材质的光盘，大概是十万年，而采用特质的印刷品，大约是二十万年。

而要尽量长的延迟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刻在石头上！

这就是你们看见的壁画，诡异的石制品，他们是上一个文明最后的信息。

当最后一位神的眷族死去后，这世界上也就再也不剩下生命，我决意沉睡，直至下一个文明来临。

“文明的颂歌便是她的生生不息，”先生感叹道，“而那些用尽文明最后的力量的石刻，便是文明的挽歌。”

“人类不会满足的，也许同归于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心理医生摩挲着手里的手杖，若有所思。

当未来的晨曦照耀，我从古墓中苏醒，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父神，不再是造物主，我只是旁观者。

按照新人类发明的24小时和365天的制度，我才明白，原来我已经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